

殺狗記介紹

荆、劉、拜、殺，被稱為元明間的四大傳奇。這四大傳奇，假如沒有勝的好處，有一點已足使他們在白話文學史上佔了一個很重要的地位，那便是曲白和情節都是異常的明白淺顯，為婦孺所皆懂得；不像明代隆、萬以後的傳奇，那末個重辭藻，偏嗜推陳出新的，真須有的故事。我尤喜殺狗、白兔二記，那些曲文是如此的「明白如話」，無一典雅語，無一學究語，不能不稱為「白描的聖手」，雖然有許多學者們是深鄙他們的「不文」的。他們之所以能够「婦孺皆知」，消唱不衰，其原因恐怕也多半在此。

殺狗記不知作者。但這故事的來源是很古遠的。在民間故事裏，這一類的故事，可稱為「友情的試驗」型。在歐洲中世紀的故事實，羅馬人的行蹟裏，也有極相類似的一則故事存在着。殺狗記敘的是一個妻子，殺了一隻黑狗，假裝作人，以勸誡她的丈夫，叫他警惕「友情」的不可靠。羅馬人的行蹟的那一個故事，都是一個國王，諷示他兒子殺了一隻豬，用以試驗三個朋友的情誼的。在殺狗記裏，那友人是胡子韓、柳隆卿二人，加上了兄弟孫華，恰好也是三個人。這兩個故事，也許是「偶合」，但也很有互相影響的可能。

元人蕭德祥有楊氏女殺狗勸夫雜劇，見元曲選，其情節和殺狗記大同小異。也不能知道究竟是孰早孰晚。

殺狗記臺經明人潘改明初時徐時敘曾一度寫之（見明詩綜）。其後，徐時敘又曾改作了一番。最後，明末的馮夢龍又加以筆削。今所傳六十種曲本，即出於馮氏的改本。（馮氏筆名為龍子猶。）然經過了數度的改削，原本的樸實渾厚的氣息卻依然不會喪失了。多少。

殺狗記的傳本，於六十種曲本外，未見其他明刊本。近人劉氏暖紅室所刊，也即出於六十種曲。但所據者恐係翻本或後印本，故亂字脫句甚多，甚至有將「之」字誤為「二」字者。暖紅室本下卷，忽改署「秦淮墨客校正」。豈秦淮墨客亦有一筆削本乎？然文字和六十種曲本全同。恐係劉氏妄署。

今以暖紅室本和六十種曲本對校一過，異文一一註出，頗足以發暖紅室本之覆。然有的地方，偶然也有足改正六十種曲本的。

殺狗記目錄

卷上

- 第一齣
第二齣
第三齣
第四齣
第五齣
第六齣
第七齣
第八齣
第九齣
第十齣
第十一齣
第十二齣
第十三齣

家門大意
諫兄觸怒
蔣國結義
妻妾共議
孫榮自嘆
番人行禮
孫華拒諫
旅店借居
孫華家宴
王婆逐客
客中受困
雪夜救兄
歸家被逐

- 第十四齣
第十五齣
第十六齣
第十七齣
第十八齣

番人算帳
妻妾嘆夫
吳忠看主
看書苦諫
客中拒奸

殺狗記（上）

龍子猶訂定

第一齣（末上）

〔滿江紅〕鐵視毛錐，幾年同文場馳逐。任驪龍手段，俯頭屈足。浪跡萍如萍逐水，虛名好似塵傳谷。笑半生夢裏髮添霜，空碌碌。○酒人中聊托宿，時社內聊容足。價嘲風弄月，品紅評綠。點染新詞別樣錦，推敲舊譜無瑕玉。管風流領袖播千秋，英雄獨。問答如常。〔驚鴻陣〕孫華家富貴，東京住。結識兩番人，銛語騰霄，從中撥亂，將孫榮逐逐，投奔無門。風雲裏救兄一命，將恩作怨，妻譏反生。嘆。施奇計買主婆賣大，殺取扮人身。○夫同舊地驚魂，去浣龍牌子傳，托病不應承。再往客中試尋兄弟，移尸慨任，方辨曉親。清官處番人妄告，賢安。○出首，發狗見虛真。重和陸封章褒美，兄弟感皇恩。

兩番人全無仁義，

盡員外不辨親疎，

孫二郎破窖風雲，

楊玉貞殺狗勸夫。

第二齣（生上）

〔掛真兒〕讀書之家，慶有餘，傳留下萬卷詩書。性稟剛貞，胸懷仁義，更喜門庭豪貴。兩字功名志未酬，滿堂金玉且優游。素傳閱歷多載，世代傳聞知幾秋。無謂詐，有剛柔，果然名字播皇州。家中財寶如山積，庫內錢財似水流。卓人姓孫名華，排行第一，祖貫東京人氏。曾攻詩史，未

● 訂作「妻」。

逢風雲。喜得家道豐盈，儘可優游歲月。荆妻楊氏，婦道頗閑，待女迎春，家規能守。有個同胞兄弟，喚做孫榮，從小是卑人撫養成人，今年一十八歲，未曾婚配。一應家務，俱是卑人總理，他只在學館攻書，見成安享，這也罷了，奈他性多執拗，才欠圓通。胸中之學，或者有些餘，戶外之事，全然未曉。每遇兩件卑人，處如訓責，他縱無怨恨之心，奈終無順從之樂。正所謂「江山易改，秉性難移」。近來卑人結識得兩個好友，一個是柳龍，一個是胡子傳。此二人不但辭體之儒，頗饒豪俠之氣，又且知機識變，同學多能，物情市價，無所不通。官訟家常，何事不曉。與卑人相愛相親，如同手足。卑人欲結義他爲兄弟，一來家中百事商議有餘，二來要他教訓孫榮，使他通些世務。昨日已曾對柳胡二友說過了，也要兄弟孫榮在內，不免與兄弟通知。兄弟孫榮那里？（小生扮孫榮上）

（前腔）兄弟怕怕樂有餘，終日裏玩史攻書。十載辛勤一朝遭際，不負家傳教誨。小生孫榮是也在書房中看書，不知哥哥有何事呼喚，不免上堂覲見。（見相揖介）（小生）哥哥呼喚小弟有何分付？（生）喚你出來，非爲別事。

（繡帶兒）吾朋友如龍，有幾兼之于傳賢齊。（小生）且住，那柳龍胡胡子，他是市井之徒，詭譎之輩，哥哥說他甚麼？（生）兄弟莫矣，他兩個義比雲霄，與咱契似實。饒（小生）思之人情末世，奸似鬼，怕只怕面從心背。（生）別的人信不過他，這兩個個人，做哥的信得過。他心事你哥哥儘知，欲待要與他結交做兄弟。

（前腔）（小生）忠規非直諒，多聞善輩，何必異姓結義？（生怒介）就結義個異姓何妨？（小生）今日一語輕交，他時駟馬難追。（生）休疑！此心獨斷無後悔。你清囊東西，結義了這兩個個人，得他教訓，你教訓也好，少不得學他些伶俐。（小生笑介）要他來教訓孫榮，他教訓出些什麼來？小房子心低志低，這輩詭譎之人，還該諷誨他纔是，怎麼到去親近他？難道是推不開嫡親兄弟？（生）結義過就如嫡親一般了。（小生）哥哥要結義他，自己去結義，小弟決不敢從命。正是：責重責皮難毒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（下）（生）看這狗，恁般執性，我有了柳子傳，結義誰如手足，那孫榮這小畜生，且喚吳忠出來，分付他安排筵席便了。吳忠那里？（末扮吳忠上）白馬黃金五色獅，不應親者親來親；一朝馬死黃金盡，親者如同陌路人。覆大員外，有何分付？（生）吳忠，你明日與我擺設酒筵，在蔣家花園內，整齊整齊。（末）不知員外擺幾席酒？（生）三席。（末）請什麼客？（生）請柳胡二位官人。（末）柳胡二位官人與員外是三京，沒少一卓。（生）這一卓那個坐？（末）齊房中小官人。（生）哇！你那里知道，明

● 紅作「後」 ● 紅作「配」 ● 紅作「總」

日經會非通小可，乃是與柳胡「官學桃園結義之事，這小畜生不聽教誨，不要他去。你聽我道！」

〔大點樂〕吾家累代縹緲，我一身享現成，金玉滿堂多豪貴，怎答謝父娘恩。奈嫡親兄弟不和，印與非親結義親。〔合〕此事非容易，也算人生好惡，宿世緣分。

〔前腔〕〔末〕東人富室豪門，論結交須謹慎，他人怎比得親骨肉，久久見腹和真。尋思及早回頭省，莫把親人如陌路人。〔合〕前〔生〕今後只依我分付而行，再莫提起那小畜生！

●你今先去小事中，

看饌新鮮酒味濃；

●情到不堪回首處，

一齊分付與東風。

第三齣（末上）

受人之托必當終人之事，蒙貴外分付我去請家園裏酒。說話之間，此酒已是了。好景致清風亭上，燕無滴，魚鰾橫，鴻鵠鳴，此間此園體是主人來少客來多。酒席完備了，不免去請二位解元。轉轉抹角，此間已是。柳解元門首有人在此麼？〔淨內應〕你是那個？〔末〕我是孫大員外家吳忠。〔淨〕到此怎處？〔末〕特來請喫酒。〔淨上〕來了，若說喫酒，跳脚舞手。〔末〕不說喫酒呢？〔淨〕打殺也不走。

〔丹鳳吟〕行過柳堤，步入園內。〔末〕那一位解元何處？〔淨〕可是胡子傳麼？〔末〕正是。〔淨〕隨着我來，兀的便是。〔末〕胡解元在家麼？請喫酒的在此。〔丑上〕來了，甚人請喫酒？〔末〕喫酒怎麼喫酒？〔丑〕沒有嘴怎麼喫酒？〔末〕還是喫酒。〔丑〕喫酒好歡喜！〔見淨介〕呀，剛纔哥也在此。〔掛介〕〔淨丑〕怎不見孫兄來至去接取，去接取迎，迎便同。〔末〕二位不消去，只在此等候，待我去請員外來便了。〔淨丑〕有理，說道我每來此處，懸懸望着員外至。〔末〕我便去，這酒席不要先動。〔淨丑〕豈有此理，我二人替你看守在此。〔末〕有勢。〔下〕〔淨〕兄弟到被他說着了。〔丑〕怎麼說？〔淨〕我今早出來還不會喫飯，腹中甚是饑餓，莫若我每先偷些酒喫如何？〔丑〕小弟也用得着在此，只怕大哥來見了不好意思。〔淨〕這個何難，都挑在吳忠身上便了。〔丑〕有人來怎麼處？〔淨〕如今一個看人，一個喫酒，如有人來，咳

●紅上有「生」。

●紅上有「末」。

●紅缺此字。

敬爲記。(丑)那個●免去看人。(淨)你免去看人，我免去看人，我免去看人。(丑)肯飲了。(丑)偷酒裏還有許多醃菜。(淨)自古道體不可缺。(又與介)(丑)他只管吃了，竟不替我去，不是哄他一哄。(咳嗽介)(淨與介)兄弟有什麼人來。(丑)沒有。(淨)你爲何咳嗽起來？

(丑)若不咳嗽，連車子都吃了下去，如今你去看人。(與介)(淨科)(生末上)

〔節節高犯〕(生)相邀結識的好兄弟。(見介)(淨丑)兄弟望兄不來至，肝腸碎。(末)試向前排與食。(生)爲何盤饌先狼籍？(與老僮)(淨丑)吳忠的先偷與。(實關漢)(末)對面問在屈人甚張志。(淨丑)哥哥，今日之酒爲何而設？(生)是結義酒。(淨)

令第二哥可來麼？(生)我好意喚他同來，要二位教導他，他反說許多不中聽的言語，是個不識好歹的，不要保他。(丑)哥哥，自古道人心各別，我三人自結義了。(淨)我每三人做個要「開張」。(生)何爲要「開張」？(淨)當初「劉關張」弟兄三人，在桃園中結義白馬飛天，烏牛祭地，不願同日生，只願同日死。我們今日弟兄三人，在「釋家園」內結義，可不是要「開張」。(丑)哥哥，自今日爲始，大哥有事都是我弟兄兩個擔當，火裏火裏去，水裏水裏去，大哥若是打殺了人，也是我每弟兄兩個替你償命。(生)聽得二位賢弟如此真心相待，今後如若弟上欠缺，都在弟兄身上。(淨丑)今日在清風亭之會，各不相負，大哥請上，受兄弟一拜。(生)恭敬。(對拜介)會記桃園結義，從來仁義值千金。(淨丑)人情若此初相識，到老無猜恨心。(生)看酒來。(末)有酒。(遞酒介)

〔解連環〕(生)酬酢歡娛，拚今朝共伊沉醉，同攜手步月歸去。(合)遙知巴賽過關，管他的切莫學劉備斬義。

〔前腔〕(淨)兄飲一杯，但從今放開憂慮，兄弟當前去。(合前)

〔前腔〕(丑)兄德因依，是吳忠把盤饌偷與，這樣的望兄不至。(合前)

〔前腔〕(末)誰是誰非，請不須再三提起，提將起恐伊羞恥。(合前)

一飲莫辭醉，今朝拚醉歸。

酒淹衫袖濕，花壓帽簷低。

第四齣(旦上)

●紅映此字。

〔杜草娘〕玉容頗嬌態，眉黛淡掃春山遠。鳳髻結烏雲，霞霞臉，更嬌媚，親腰纏軟。正年遠，這春門已奉嚴禁。喜遂於飛，願與才郎契合，願百歲同諧繡閣。念奴嬌宮樓，洛陽精舍，芳姿美若芝蘭，雅意堅如松柏。生居官，愧無謝女之才，長適寒門，願有蘭之德。惟冀貞潔，不喜繁華。端然閉月羞花，何必濃粧淡抹。大抵還他肌膚好，不嫌紅粉也風流。奴家楊氏月，與官，曾願謀約，結與東京孫，員外爲妻。奴有結善之心，奈無子息之福。自從公姑去世，兒夫與小娘不相和睦。他近日又與柳蘭病，胡子傳結義，兩親親兄弟，却作陌路之人，每日勸解，執性不從。我且伴侍，要迎奉，願曉人事，不免喚他出來商議，迎春那里〔占上應介〕來了。

〔新水令〕奴家年少多聰惠，伴娘行宴樂遊戲，畫永拈針指。〔旦叫介〕迎春〔占〕曉曉前呼喚，不知有何言語。〔見介〕曉曉萬福。〔旦〕迎春，結交須臾，似我不如無。〔占〕曉君爲何說此兩句。〔旦〕迎春，你兀自不知，近日兒夫心改變，作事大偏狂，每日與柳蘭病，胡子傳打伴，朝歡暮樂，醉酒狂歡，見了親親兄弟，就如陌路之人，你道如何。〔占〕曉君自古道熱油煮菜，由人心愛，奴曉君早晚勸解罷了。〔集賢賓〕〔旦〕官人近日心恹，偏與兄弟結冤，每日與非親同歡宴，把骨肉頓成拋閃。不聽勸諫，怕過遲日疎日遠，長掛念，恐一宅分爲兩院。

〔前腔〕〔占〕人情好夢非偶然，奈總是前緣。是則是官人沒宛轉，我娘行自當相勸，曉時易言，不曉後別作機變，休掛念，自臨風對月消遣。

〔琥珀貓兒眼〕〔旦〕良藥苦口，逆耳乃忠言。嘆我兒夫不信賢，幾番勸解反堪冤。〔合〕嬌官問客日何時，得他心轉。

〔甘腔〕〔點〕勸君不聽，切莫再三言，又恐官人生別見，反將恩愛變成冤。〔合前〕

第五齣（小生上）

●〔紅作「點」〕

〔五供養〕今生有幸，喜一身生長壽門，家傳朱紫貴，世襲錦繡。詩書盡覽時未至，龍門難進。一日裏遇風雲，那時衣紫作公卿。生居官族，習經術，賦玉堆金真富貴。弱冠正當年，留心古聖賢。事兄如奉父，爭奈兄疑，疑見我似冤家，不知有甚差。自家孫榮是也。我哥哥近日結交柳，柳胡子傳，終日醉酒狂歌，把我如同陌路。不知後來可有和順的日子了。咳，哥哥，我與你是：

〔前腔〕同胞至親，更不知他因甚生嗔。朝夕長打罵，苦難禁。不敢怨兄，只恨我不能隨順。早晚拈香拜告神明，願兄早早可同心。

默默自思量

家兄志性剛

觸來勿與競

事過必消涼

第六齣（淨丑上）

〔木奴兒〕（淨）常言道，人無遠慮，（丑）定必有近憂來至。（淨）是則是三人同結義，（丑）怕只怕半途而廢。（淨）說得是，作個道理，早尋個長久計。（丑）二哥，夜來孫大家好酒。（淨）兄弟，酒也要喫，事也要幹。（丑）二哥有甚難道，小弟不幹。（淨）我且問你，昨日花園中結義幾人？（丑）是三人。（淨）杭州老官說的「還有一手兒」。（丑）孫大哥，你，我，再有何人？（淨）你來猜一猜。（丑）家裏人，外頭人？（淨）家裏人。（丑）噫，是了，前日清風亭上結義，只有吳忠在那里，豈是吳忠？（淨）呸，吳忠不在此，他是孫大家裏使喚的，我每吃酒，他來伏事的，到與他結義做朋友，沒志氣。（丑）敢是孫大嫂？（淨）自古道，長兄為父，長嫂為母，雖然不是親的，也是個娘姨，難道與我每做朋友不成？（丑）敢是迎春？（淨）阿呀，兒兒，因擲了幾箇樹，「月不好了」，迎春是大哥的通房，怎麼與我結義？一豈不是了。（丑）這等猜不着。（淨）就是在書房中，終日「子曰，子曰」的。（丑）可是孫二嫂？（淨）着着。（丑）前日孫大哥說：「不要保他」，他他怎麼？（淨）兄弟，你不曉得，那孫大嫂是極賢慧的，他見大哥讀滿了孫榮，必然勸教，常有這妻是枕邊人，十事商量九事成。萬一大哥聽信了，他們兄弟親的，只是親的，我和你親的，只是親的，倘或和順了，我和你就如兩個網巾，雖在腰後，裏面也是纏了。（丑）二哥說得是，必須尋一條計策來弄斷了他，我與你衣飯還長久。（淨）有這，只是沒有好計策，怎麼處？（丑）兄弟到有一條計在此。（淨）你有何計？（丑）到錦裏去打一把快刀，一更無事，三更無愁，三更時候把孫二來一刀殺了，這計如何？（淨）呀！人物平常，計策也如此。（丑）怎麼？（淨）東京城裏這幾家，都是認得你我的，倘或查出來，是柳胡子傳殺的，那時我和你，你首為從，都問成死罪，可不兩個人償他一命？不好。（丑）這等怎麼處？（淨）我有一計

在此。(丑)耐船安出。(淨)我和你今日到他家，只說：「耐酒。」昨夜回去打從小巷裏走，只見令弟頭帶巾，身穿藍衫，腳穿皂靴，一個挑船那中說話，手裏拿了一包銀子，說：「我家豬鼠太多，要買些銀錢買腳斷腸草，烏蛇頭，黑蛇尾，陳年乾狗屎，精製靈驗楊梅乾。」(丑)阿哥怎麼有精製靈驗楊梅乾在裏頭？(淨)有了許多毒蟲放些甜的在裏頭過藥。(丑)也是。(淨)「一罐酒了十七八包。」(丑)我也看見有二十多包。(淨)正是，看見我兩個腳跟上去，直紅到頭髮上去，回身便走，一走走了一個灣，兩個灣，三三九個灣，在無人之所，雙手拿了兩對天龍下，告道：「天地天地！我孫家被哥哥孫家，嫂嫂楊月娥，侍妾迎春，佔家私。如今讓還藥回去，酒裏不下飯裏下，飯裏不下菜裏下，一罐藥死了哥哥，這家私都是我的。」(淨)這毒手，特來報知。(丑)阿哥，這是你幾時見的？(淨)昨午，對水頭說了。這是我每說。(丑)說快這等像得緊！倘或大哥不信怎麼？(淨)他若不信，我和你講故事。(丑)講故事一肚皮在此，只是進門時怎麼樣見他？(淨)孫大哥是極慈心，我和你須要假哭。(丑)我沒有眼淚出怎麼好？(淨)這是要緊的，官場演戲，場用，我和你演一演。(丑)假行行去。(丑)去去行行。此間已是大哥在家麼？(哭介)(淨)且待他出來了哭。(生上)

(桃李爭春)萬忽聞知兩個心友臨門，不覺心中歡喜。(見介)(淨丑哭介)(生)入門休問榮枯事，觀看容顏便得知。二位兄弟每常問見了做哥哥的歡天喜地，今日為何這般愁煩？(淨丑)我每弟兄兩個今日見了哥哥，明日不知可見得大哥了。(生)二位兄弟何出此言？對是大兄弟家中少米麼？(淨)多謝哥哥送一擔米來，吃了九斗九升半，還剩半升在那里，不少。(生)敢是小兄弟家裏欠米？(丑)多承大哥前日送一千稻草與小弟，燒了九百九十九個，還有一個做枕頭，不久。(生)敢是大兄弟有人欺負你來？(淨)自從與哥哥結義之後，扒灰挑擔的都叫是二官人，誰敢欺負我？(生)敢是有人欺負小兄弟麼？(丑)如今那個不曉我與大哥做了朋友，好不奉承我，就是半夜回去，他每還要打掃一條潔淨街道與我走，誰敢欺我？(生)自結義之後，隨你天大事，尚要與你分毫，今日就是湯湯支吾我，今要你二人不要上我的門了。(做下介)(淨丑扯介)大許再來。(生轉介)(淨)兄弟，大哥替憐了，我每說了話。(丑)不要說，就說來大哥也不信的。(生)說那里話？兄弟之言豈有不信之理？(淨丑)說出來不是我每弟兄身上的事，却是大哥身上的事。(生)怎麼到我身上的事？且說來。(淨丑)兩前白費介。(生)豈有此理。我兄弟是讀書之人，那有此話？(丑)阿哥如何？我說大哥是不信你我的。(淨)哥哥若不信，兄弟有一樁故事在此，比與大哥聽。(生)有什麼故事？你說來。(淨)豈不聞古之陳舞，尚被嚴弟所害。一日與嚴謀計，令陳上屋修食廩，弟移去其梯，放火燒倉，其兄陳兩臂而下，幸而不死。又一日使陳掘井，弟以石壅之，陳掘地穴而出。古之陳舞，尚然如斯，何況於你？

〔引軍旅〕聽拜稟，令弟不仁，曠藥害你身，兄弟見了，痛傷情，哥哥自宜思忖！〔生〕舍弟是讀書人，至誠，無此事，不須憂悶！

〔合〕思之，禍福生死皆由命，果然半點不由人。〔生〕沒有此事。〔丑〕哥哥不信，小兄弟也有一箇故事在此，說與哥哥聽。〔淨〕你也說一說。〔丑〕昔日唐太宗殺兄在前殿，因父在後宮。

〔前腔〕唐太宗是聖明之君，猶且忒建威，哥哥莫待禍臨身，臨渴怎生掘井？〔生〕若非兄弟說諸事，險些兒墮他毒姓。〔合前〕

〔丑〕大哥哥如今倒也不信。〔生〕起初大兄弟說來的，我還有些不信，方纔小兄弟說起唐太宗之故事，我纔信了。〔淨丑〕如今，但憑哥哥怎麼施行就是了。〔生〕我如今喚他出來打他一頓，出了我這口氣罷了。〔淨丑〕阿哥又來了，你不會打他，倘然要體面，你若打了他一頓，不打他，他倒恨在心，你這條性命可不是斷送在他手裏？〔生〕這管我寫一紙狀子去當官告他。〔淨丑〕那個做說？〔生〕就是你第二

位。〔淨丑〕介。〔淨〕兄弟，孫大哥要告，我和你做個見。明日到官，三擲六開，問出原情，我和你都是假的。孫二公給無事，可不是這頭官司打在我身上來了？〔丑〕這等怎麼處？〔淨〕還是勸他不要告。〔轉介〕大哥若告了，他要使用那個出？〔生〕一應都是我。〔淨丑〕大哥又不是這等

了，你如今到府縣告了，一定把他監了，尊嫂又是極賢慧的，着人送飯，上下使用，舉了出來，可不枉費錢財，分明請他吃尾自吃自。〔生〕這等怎麼處？〔淨丑〕你的家法在那里去了？〔生〕家法怎麼處？他？〔淨丑〕如今大哥叫他出來，竟不要提起曠藥害事。〔生〕怎麼倒不要提起？〔淨丑〕曠藥藥只有我弟兄兩個看見的，只道我每來搬弄你弟兄不和了，你如今別尋一事打他一頓，趕他出去，這便是除却禍根了。〔生〕這也有理，吳忠那里？〔末上〕一呼，增下百諾，員外有何分付？〔生〕小衙才在那里？〔末〕那個小衙才？〔生〕就是讀書的。〔末〕噯，小官人在書房中。〔生〕與我叫他出來。〔末〕噯，小官人員外有請！

〔情奴嬌〕〔生〕堪恨冤家生着不良意，〔淨丑〕這醜惡只得自忍。〔小生上〕正此攻書，偶聞兄命，吳忠不知哥哥喚我怎麼？

〔末〕不知自外怎生動氣，怒呼呼的坐在堂上。〔小生〕思省料吉凶，全然未准。〔見淨丑轉介〕二丈。〔淨丑〕再有一丈好做布衫。〔小生〕這是稱呼二位。〔淨丑〕這也罷了，我問你，昨夜你與哥哥斷離來？〔小生〕不曾。〔淨丑〕哥哥與你斷打來？〔小生〕也不曾。〔淨丑〕你畢竟

神道了他。〔小生〕二丈，自古道長兄為父，誰敢冲撞他？〔淨丑〕這等為何情得你罷？〔小生〕既是我哥哥，我認我，認二位，解勸則個。〔淨丑〕這

紅上有「引子」。

個自然。你方纔不會出來的時節，我兩個先替你舌頭都勸腫在邊裏了。待我每先進去。（見生介）來了。（生）他怎麼說？（淨丑）他說道：「父母所生的，要打與他同打，要罵與他對罵，不怕你。」（生）也是這等說麼？喚他進來。（淨丑喚介）（小生）哥哥拜揖。（生怒介）誰與你拜揖？自古道：『覺悟有日，思無日。』莫待無時思有時。我家全賴祖宗勤勞，積德教。當且如我占居長，合管顧家私，應當門戶。一應人情差錯事件，我之所為，汝合在外州縣，求取利息，可立見富足，免致坐食山崩。古人云：『牀頭千貫，不如日進分文。』汝晝夜攻書，有何所益？（小生）哥哥，豈不聞：『安居不用架高堂，書中自有黃金屋。』官家不用買田，書中自有千鍾粟。』書中有此好處，兄弟所以攻書。（生怒打小生介）還敢誑我！自今日為始，你也不是我的兄弟，我也不是你的哥哥，走出去，不許再上門來。（小生）哥哥可念手足之情，數兄弟到那裏去？（淨丑）二官人你便少罷了，你哥哥是曉得之下，且順順他，便好。（末）二位官人勸一勸罷了。（淨丑）我每發實在此勸。（生）你還不走出去。（小生）哥哥，可念父母之恩。（生）還說！（又打介）

〔前腔〕○安享榮華，豈不念祖宗覓利艱辛？千重水面虎口換出珠珍。你如今每日攻書，銷留心，懶經求，不營運，待怎生？自今日不許再上我們庭！

〔前腔〕（小生）聽應！祖父同生，念同胞之義，手足之親，讀書美意，他日顯耀門庭。（背介）思省，豈知哥哥生怒，嗔信謠言，教我無投奔。（淨丑）我每兩個為你勸得口，乾舌盡，到說信謠言，難道我每到是謠言，如今大哥要打，打不干我事。（小生）將我趕出門，望哥哥息怒，暫且回心！

〔錦衣客〕（淨丑）休抗拒，休回應！休要惱着哥哥，轉添惡念，且隨他意暫出門。朝夕我兩人勸他回心，倘回心轉意，那時請你歸來，依然弟兄和順。（合）今日離家去，再不許登門，眉南面北不相容問。

〔前腔〕（末）空嘆息，空懷舊，爭奈是親非親，這人愁悶。吳忠伏侍小官人，誰知到此主僕離分，拜辭痛苦，搥不住珠淚盈盈。（合前）

〔藥水令〕（生）更遇疑不離我門，打教伊皮開兒筋。（小生）受兄毒打也甘心，無辜趕逐痛苦難禁！（生）賊潑賤惱殺人，吼

● 紅作「賈」 ● 紅上二字作「（通曲）情敘感」 ● 紅作「日」

敢抗^敢爾來相應！
(合)今日裏，今日裏急離我門；街坊上，街坊上別行求討。

〔前腔〕（小生）嘆一身●錢無半文，無相識有誰是親？（生）你說「書內有黃金」，何不看書度日營生？（小生）事到頭不怨人，只愁眼下無投奔。（合前）（小生）哥哥要我出去，只得就出去罷。走介（淨丑）你就是這等去丁？（小生）哥哥救命，怎敢不去？（淨丑）這等

【臨江唄】（小生）被打出門珠滾流，教人羞恥向誰投？哥哥因甚趕無休，在他簷下過，怎敢不低頭。（哭下）（淨丑）哥哥，我每個個不與你做朋友了。（生）怎麼說？（淨丑）一個嫡親兄弟就趕了出去，何況我每結義的？（生）嫡親兄弟到要誣毒藥害我，若不是二位兄弟脫知，險些兒就害了性命。你二人是我的大恩人了，怎說真話？（淨丑）大哥好手眼！我每如今與哥哥去麼？（廉手啟）（生）多謝好兄弟，是我作東，就請同行。

〔冤羅袍〕（合）賀喜得他出外，自今後不許再上門來。○結義兄弟稱心懷，同心同氣同歡快，有茶有酒朝往暮來無愁無慮。

● 紅作「雙」 ● 紅作「啓」 ● 紅作「未」

第七齣（旦上）

〔風馬兒〕傾國芳容正嬌媚，家裏富比陶朱。（貼上）郎才女貌非凡比，宿緣相會，今世做於飛。（旦）迎春，員外早間出去，怎生這時節還不見回來？（貼）便是想又與兩個僑人出去開耍了。（末急上）

〔本宮驤〕默默嗟吁，嘆咽垂雙淚，直入畫堂，知此事，好傷悲！（旦）試問取，未審何人虧負你？你緣何垂雙淚？不知怎地，你從頭一一說與！

〔前腔〕（末）告且聽敗小官人鎮日攻書，被東人急呼至，說着幾句，百般打罵趕出去。（貼）果恁的，奈我官人心忒急，似撮鹽入火內，猜着就裏，又敢是聽人胡語？（末）果然如是。（旦）你快道這僑員外回來也。（末下）

〔竹馬兒〕（旦）他效學昔日關張結義，不思量久後有頭無尾，豈知他是調誑的，使虛心冷氣刁唆，員外得如是。（貼）我東人枉恁地多伶俐，落圈圍總不知，把骨肉下得輕棄，你好直恁的，不思量手足恩深，豈知同胞義，護教人無語淚雙垂，說着後心碎！

〔前腔〕（旦）他兩人專靠花言巧語，一刻地關是搬非，每日只會拖狗皮，那曾見回個筵席，雙雙長坐兩邊位。（貼）我東人結拜爲兄弟，落得個甚便宜？夫和婦話不投機，他三個同結義，勝似親的，糖霜蜜更美，把親生兄弟趕出去，你家當何濟？

〔尾聲〕自古及今，結義的除非管鮑，更有誰？那一個人情得到底？院君，員外回來怎生，陳便好！（旦）是如此。

〔清歌兒〕（生作醉上）三盃酒萬事和氣，又何妨每日沉醉思量，二太無知，伊來害我，我又如何顧你？

〔前腔〕（貼）員外吃得醺醺醉，我娘行自宜仔細着些言語問因依，莫激他性發，好意反成惡意。

〔前腔〕（旦）常言道要知心事，但聽他口中言語，不知員外怒着誰？從頭至尾說與叔家知會。迎春，員外醉了，且安置他睡了他。（生）兄弟請酒，你吃一盃。（旦貼）員外這里是家裏了。（生作醉介）呀，還要對你說句話。（旦貼）對誰那個？（生）對誰？（二無選）（旦貼）二叔却便怎麼？

● 紅下有「了」。

● 紅無「迎」。

〔桂枝香〕（生）賢妻聽取，採藥無理，他要贖毒藥害我身軀，把我家私占取；險些兒中了，險些兒中了牢籠巧計！勝君，被我趕出門去。（旦貼）原來趕出去了，善呵！（生）細思之，指望我遭毒手，我先將小計施。（旦貼）員外，這是誰說的？（生）別人說我也不信，是我

兩個結義的好兄弟說的。（旦）官人經目之事，猶恐未真，背後之言豈可准信？二叔是讀書之人，只有敦長之心，那有害兄之意？官人回思手足之

意，轉念同胞之親，莫信外人搬說，客叔叔依舊回家，是妾之願也。（生）婦人家三緘口，兩接穿衣，只曉得門內三尺土，那曉得門外三尺土？（旦）

呀！官人豈不聞漢文帝選德淮南，國主不從而死。民作歌曰：「一尺布尚可使，一斗粟尚可春，兄弟二人不相容。」正謂此也。（生）人家離離報曉，

家常之事，離離報曉，有甚言辭？（貼）員外，柳龍麟胡子傳，以假爲真，他每是無義之人，不可輕信。院君的言語，只不過要你兄弟和順，何故着惱？（生）

哇！小賤人，誰要你多說！（旦）員外，迎春是替妾稟告，何必發怒？（生）那有他的說話分，也來多嘴。

〔前腔〕（旦）同枝連氣，同胞共乳，不念手足之親，聽信喬人言語，將兄弟趕出，將兄弟趕出不容完聚。教人談議好癡迷，假

染就乾紅色，也被傍人講是非。

〔前腔〕（生）拈針穿線，線線織絹，兀的是婦女工夫，有甚高識遠見？（貼）員外，院君只要你弟兄和順。（生怒）哇！觀大膽，觀大膽，

敢大膽，出言相勸，不識機變。古人言：「大丈夫男兒漢，」終不聽婦女言。（旦扯生介）官人還是聽奴家言語，收了叔叔回來罷。（生怒）

倒且下。（貼）院君請起。

〔前腔〕（旦）忠言不聽，生出惡性。（貼）把幾句回他怕怎？（旦）欲要把幾句回他，又恐怕夫妻爭鬪，只落得外人，只落外

人，胡言講論。（貼）院君，外人講論些什麼來？（旦）講論家不和順，自評論，耐了一時氣，家和萬事成。

〔前腔〕（貼）娘行聽告，常言人道：「熱心閒管招非，冷眼無些煩惱。」（旦）迎春，你如今不要開口罷。（貼）奴不合口多，奴不

合口多，惹得官人嗔叫，累娘焦燥。自今朝，閉口深藏舌，安身處處牢。

●兄●弟無辜趕出門，

●忠言逆耳反生嗔，

自家骨肉尚如此，

何況區區陌路人？

●紅「兄」上「自」上有「且」 ●紅「兄」上「何」上有「貼」 ●紅「忠」上「何」上有「貼」 ●紅「忠」上「何」上有「貼」

●紅「兄」上「自」上有「且」 ●紅「兄」上「何」上有「貼」 ●紅「忠」上「何」上有「貼」

第八齣（淨扮王婆上）

〔吳小四〕命兒孤，沒丈夫，三十年來獨自宿。開個店兒清又楚，往來官員士大夫，誰不識王大姑。開個客店得年深，四川兩廣聲聞名。屋上又無瓦蓋，夜間月照爲燈；眠牀沒有兩脚，席子只剩麻筋。枕頭上要來做，酒瓶便當尿瓶。正是好骨千里客，萬里去傳名。遠遠望見人來了，敢是投宿的？

〔胡搗練〕（小生上）吾命窘，自嘆呀！哥哥因甚念頭差，趕出此身無依倚，使人今夜落誰家？萬事不由人計較，一生都是命安排。我搗練被哥趕逐出來沒處安身，不覺到王大姑店中去借住幾時再作區處。此間已是了，整整有麼？（淨）呀！官人請坐！（小生）有坐。（淨）官人家厝何處，姓甚名誰？（小生）婆婆待小生告訴。（淨）願聞！

〔五更轉〕（小生）望婆婆聽吾告，孫榮本富豪。（淨）你是富豪，與我何干？（小生）哥哥聽信他人調，與兩個番人相同交好，生巧計，妄造言，來搬鬧。我那哥哥呵！不想手足心凶暴，將我趕逐出門，特來依靠。（淨）原來被哥哥趕出來無處棲身，借我店中投宿。只是我這里先要房錢的呢？

〔前腔〕（小生）乞可憐相過庇，奈此身無所依止，求半家樓居住。有日天相吉人，依舊春風棠棣，房金價多共少，當如意，決不有負相連累，結草啣環報伊恩義。（淨）既然如此，我這里房子有三等：上等的一間一月，中等的五錢一月，下等的三錢一月，隨你要那一等。（小生）這般賤下等便了。

（小生）謝得婆婆留我身，
惟有感恩並積恨，
（淨）房錢逐月要還清，
萬年千載不生塵。

第九齣（生上）

●紅無「小生」 ●紅無「淨」 ●紅無「恨」

〔夜行船〕積玉堆金多富貴，幸遇太平年歲。〔旦貼上〕今世夫妻前緣匹配，美滿共諧連理。〔生〕春遊園苑承融和，夏宴涼亭看菱荷。〔旦〕秋臨月明冬賞雪。〔貼〕一年好景真難駐。〔生〕曉君我自尋了孫二出去，心中甚是快樂。今日閑居無事，和你遊玩片時。迎春，看酒來！

〔祝英臺〕草芊芊，花萼萼，輕暖豔陽天。才子體質族擁名國，嬉戲笑盛輟。排筵，好向萬柳亭前，尋芳消遣。〔合〕我和你雙雙遊賞歡宴。

〔前腔〕〔旦〕俄然，笋成竿，荷展畫，高柳噪新蟬。池畔避暑，撒髮披襟，歡笑同樂，遠船迷戀，好向流水亭前，納涼消遣。〔合前〕

〔前腔〕〔貼〕天然，但願人月團圓，千里共嬋娟。天朗氣清，漸漸金風時送，桂花香遠，堪羨，好向百尺樓前，玩月消遣。〔合前〕

〔前腔〕〔生〕瞥見，朔風吹起彤雲，簾幙亂飄綿。銀砌玉粧，覆地漫天，都喜兆成豐年。〔旦貼〕幽軒儘教簾隔紅爐，觀梅消遣。〔合前〕

〔尾腔〕〔合〕四時遊賞多歡宴，三公不換此芳年，也是我和你夙世修來百福全！

一對夫妻正及時，郎才女貌兩相宜；

在天願為比翼鳥，在地共成連理枝。

第十齣（淨上）

〔一疋布〕開食店得多年，聲名天下傳。那人久住不還錢，管取教伊喫拳。老娘三日不發市，整着一個假正本。什麼來，頭前日有個秀才，名喚孫榮，他在我店中安歇，這一向今文沒，常在我店中啼啼哭哭，有錢還我便罷，若無錢還我，就剃下衣服來。小二那！里！

〔前腔〕〔丑上〕方纔睡正酣眠，若人只管纏磨，婆兩眼出。房前，我只道是誰，原來是阿娘老處。〔淨〕你怎麼罵我？〔丑〕不會罵阿娘。〔淨〕這也罷了，與我叫孫二出來。〔丑〕那個孫二？〔淨〕就是前日來的秀才。自到我家來，並無半費，幾道我，倒占住我一間房子。如

● 初缺「暮」 ● 初上三字作「人施」 ● 初上三字作「發出沙」

今叫他出來，有房錢還我便罷，若沒有我和你割了他的衣服，趕他出去便了。(丑)阿娘聽得有理，孫二官人快出來！

〔前腔〕(小生上) 嗚呼喚出房前，不知有甚言？想思此事深淵，原來是婆婆討錢。(見介)淨孫二你是病兒是傭兒？(小生)請問媽媽，病兒便怎麼？傭兒便怎麼？(淨)病兒有口，傭兒有耳。你自到我來，房錢價錢一些也不還我，怎麼說？(小生)待小生寫書回與舅，要還幾錢，取些來還你。(淨)放屁，我如今就要，不然割下衣服來。(淨丑割衣介)

〔割衣〕(小生)休割去，休割去，留與我遮羞，再四哀求不肯放手。(淨丑)欠債合還錢，無禮干休，急急割下，可免出醜。

〔前腔〕(小生)婆扯帶，婆扯帶，小二把衣袖抽，倒拽橫拖身不自由。(淨丑)衣服准房錢胡亂可受，休得遲延，喫吾脚手。

〔雙勸酒〕(小生)衣衫盡割與人傷，(淨)急離我門不得落後。(合)覆水算來難收，水面果然難求。

〔前腔〕(丑)你即請行，過時生受。(小生)喫定趕逐，無人搭救。(合前)(淨)快出去，快出去！(小生)婆惡可憐，再與我住幾日！(丑)推出小生介)不要在此纏，閉了門。(閉門介)(小生)呀，婆惡開門！(淨)任伊在此叫，(丑)只是不開門。(下)(小生哭介)

〔山坡羊〕亂荒荒婆婆前去，急煎煎留他不住，冷冷清清獨立在此，懶怯怯暗自垂雙淚。婆惡開門，我叫你何曾應半句兒？又不是梨花落雨把門深閉，教我舉目無親倚靠誰？思之思之淚暗垂，難捱，虛飄飄命怎期？正是屋漏更遭連夜雨，船過又被打頭風。我孫榮被哥趕逐出來，無處安身，只得借此店中投宿，只因欠了房錢飯錢，將我衣服頭巾盡都割去。嗚呼！千死萬死，終須一死，不如往城南汴河之中，尋個白靈，免得被人恥笑。說話之間，這里就是汴河了。小水孫榮能喫得幾口？

〔胡搗練〕江水遠，恨悠悠，教人羞恥向誰求？枉自腹藏千古事，但趁一江清水向東流。(投水介)(外上)●苦海無邊回頭是岸，什麼人投水？(扯介)呀，漢子，我看你一窮堂，為何幹此拙事？你姓甚名誰？讀與我知道！(小生)公公，一言難盡！(外)且說何妨！

〔鎖南枝〕(小生)孫員外是我兄，(外)令兄可是與柳廳胡子傳結義的孫華慶？(小生)正是，孫榮趕逐無投奔。(外)你怎麼不到前面店中安歇？(小生)那堪旅店婆婆索欠心忒狠，把我衣盡割，趕出門，拚孤身，趁魚吻。

〔前腔〕(外)聽伊訴愁悶，教人不忍聞，本是同胞兄弟，你哥直恁無情，下得將伊擯。倘然伊富貴他受貧，教他自尋思，可心肯？

● 訂作「丑」